



## 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

蒋立峰

进入21世纪,日本仍处于选择新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这一选择集中体现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主导国家发展方向、限制国家发展道路、规定国家发展方式的最重要的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修改宪法有其必要性,修改宪法是国家的内政。但鉴于历史的经验,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对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给予高度注意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修改宪法不仅仅是几位政治家、几位议员、几位学者的事,更是全体国民的事。所以说,日本国民的意识和主张、权利和要求应是决定修改宪法前途的基本因素。那么,民族主义在当代日本国民意识或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占据何等地位,具有多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讲,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尚未能做到准确把握,因此对日本发展前景的判断显得根据不够充足。

1995年以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方面。由众多国会议员参加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妄图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全面暴露了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一小股右翼势力反动荒谬的历史观。应该看到,这种宣传并非势单力孤,而是一批人、一批书,此外还有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深田祐介、金美龄《敌人是中国》、石原慎太郎《抛弃“美国信仰”—2001年之后的日本战略》等不一而足。他们阐述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著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煽动以反美、反中为要素的、以近代合理主义为基本理念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此后又有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之举。这些人的民族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和抵制,但事实上却博得众多日本人的好感和支持,石原慎太郎也顺利地当上了东京都知事。有20万青年读者的《SAPIO》公开宣扬“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加强国防军建设,建造航空母舰。更有甚者,则是小林善纪的《新傲慢主义宣言》,其中的《战争论》、《台湾论》堪称各种反动观点的集大成者。1998年7月出版的《战争论》否认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却又辩称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是“为打破ABCD包围圈而战”,“为解放亚洲而战”,自相矛盾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贴上“正义”的标签。它进而为东条英机等大战犯唱颂歌,否定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台湾论》以污蔑、谩骂、歪曲、篡改的卑劣手法在有关台湾的一切问题上与中国作对,恶意篡改台湾历史,无耻歪曲台湾民心,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吹捧李登辉,鼓动台湾独立。他的歪曲历史真实的历史观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决不会小。小林对日本现政府和大多数政治家不以为然,严词批判所谓日本的“软弱外交”,为此应将桥本龙太郎称为“足本龙太郎”(“在人足下的龙太郎”之意),而对石原慎太郎推崇备至,认为石原最有资格当首相,可见此二人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这种石原一小林意识对日本选择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对当代日本国民意识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在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占据了多大成分,值得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和一切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岂能等闲视之。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的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一词颇为流行。引伸一句家喻户晓的台词就是,“你说我是民族主义,我说你是民族主义,究竟谁是民族主义,自有山姆大叔的判断最合理”。在一些中日交流的场合,中方谴责日本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不加以限制反而有意纵容,日方则批评中国不反省自身的民族主义对两国关系发展形成的负作用,表面上看来似乎在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是半斤八两,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国一些名刊名家的专门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也对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界定不清,对外国攻击我国也在煽动民族主义不置辩驳,甚至认同民族主义是否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一些日本人为侵略战争翻案时说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一样,在这些文章里似乎主张民族优越和弘扬民族精神、推行民族扩张和维护民族利益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纳入民族主义范畴。这显然是皮毛之论。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能界定在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内外阶级关系之内,即指资产阶级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必须加以否定的。于是又出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同等对待,显然就是抹杀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伟大意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把民族主义一般化为民族优越感和爱国精神。在现代乃至冷战后时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其本质并没有变,只不过获得了新的发展,丰富了新的内容,故而往往被称作新民族主义。总之,民族主义原本就是阶级关系范畴的概念,将民族主义非阶级关系化、认为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好”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首肯的。郑永年在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

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资本主义加上民主大大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能力。在分析当代美国、日本等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时，郑氏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不过需补充的是，军事技术实力不仅是近代民族主义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依托，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增强扩张能力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正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普遍模糊的有利条件，在其掩护下借“形”还魂，欲以新的装束和打扮蒙蔽世人，重行扩张势力、谋取霸权之实。小泽一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对当前日本国内形势的分析是，“如今的日本很像历史上的昭和年代，也就是在大正时期泡沫经济破灭后，为战争开辟道路的昭和年代。如今的日本即将重蹈历史的覆辙”。由此不难想象当前日本民族主义蔓延的严重性，对此我们应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尽管当代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还是和平民主主义，但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对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大国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发展蔓延，若不加以深切关注，给以必要的限制与批判，必将对日本造成严重的后果。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